

## 《囧男孩》—— 穿越隱秘的時光隧道

楊玉莹（香港城市大學  
創意媒體學院研究生）

《囧男孩》是一部很有趣的電影，影片的第一個鏡頭就確立了片子以兒童的視點來敘事（「二號」右手手指做成一個圈放在眼睛前，像通過一個鏡頭來觀看這個世界），但卻是要拍給成人看的「兒童」電影，導演希望引起成人觀眾的共鳴。穿過黑暗的長長的隧道，觀眾好像是被喚醒了在時間深處的某些記憶片段。故事從王爾德的《快樂王子》這個童話開頭，大概很多人小時候都聽過這個童話，快樂王子象徵最美好單純的心靈，而他和燕子之間的感情也是真摯純潔的，這個童話很切合這部影片，每個人心中都曾經住著一個快樂王子，而兩個男孩間的友情就像王子和燕子之間的愛不會腐化。這個童話也奠定了影片一種美麗的卻令人心碎的基調。

故事是導演做義工時受到啟發想出來的，關注台灣原住民社區的生活狀態，不僅講童年的故事，也反映了台灣底層社會的某些問題，尤其是台灣的單親和隔代教養的小孩子的問題。<sup>1</sup>「一號」和「二號」在老師眼中是壞小孩，愛說假話，騙同學。「二號」的家場景選擇最有「台灣味」的菜市場，是一個典型的台灣原住民社區，給台灣觀眾親切的感覺。梅芳飾演的阿嬤其實也很無奈很可憐，經營一個青草店維持生計，兒子不孝，不常來看老人家，還要老媽幫看小孩。台灣人就是這樣常常為了賺錢，搞得自己很忙，沒時間顧及家庭，造成了孤獨的老人和小孩。而小孩是需要陪伴的，缺乏大人關心的小孩容易產生心理問題，因而會可能變得特別調皮。而「一號」和有精神病的父親住在一起，他小小年紀要承擔照顧父親的重任。他們雖然是家庭背景特殊的小孩，卻也有著普通小孩的普遍的天性，讓觀眾想起自己的童年。

---

1 來自導演楊雅喆在《三聯生活週刊》的採訪中的自述。

影片大致上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快樂王子開頭。是關於一號的初次「愛情」的故事，隨著女孩的離開，而告別，而結束。第二部分以魔笛開頭。是關於友情，以卡達天王、異次元為線索。兩個人約好要存錢去遊樂園，通過那神秘的滑道去異次元，可是二號卻違背約定，忍不住拿錢去買扭蛋為了拿到夢寐以求的卡達天王。中間加入妹妹失蹤的小插曲。一號為了給二號拿卡達天王而砸破玩具店的玻璃，最後被社工和員警帶走。一號被帶走，二號求阿嬤和一號爸爸幫忙打電話，讓一號回來，但是都沒有用。快樂王子的故事在這裡結束，他的心碎了，同時碎掉的大概還有二號以及我們的心。第三部分是二號自己去海邊的遊樂場。

影片裡的小孩，尤其是「一號」和林艾莉，都看起來有著不合乎年紀的成熟。林艾莉看起來沉著冷靜，始終保持微笑，連媽媽死了都一樣，被二號罵她「假仙鬼」。「一號」被帶走時，卻還對爸爸說「要乖哦，要記得吃藥」。他們其實是用偽裝的堅強來保護自己脆弱稚嫩的心，看著他們不免令人覺得心疼。

從影片裡的小孩的觀點來看，小孩子的世界和大人的世界基本是對立的，大人都很自私，又說話不算話，都是「賴皮鬼」。例如生了小孩子，自己不養不關心，就丟給老人養；叔叔答應來接妹妹還有帶「一號」和「二號」去公園玩卻又不來了；還有最壞的就是玩具店老闆那個奸商。大人都以為小孩子不懂事，其實小孩子很敏感，自尊心很強的。孩子的世界其實很小，家庭和學校幾乎就是他的整個世界，所以在大人看來很小的事情對小孩子來說都是大事情。所以大人隨口答應小孩子的一件事，小孩子都會覺得是特別重要的事，如果大人說話不算話，小孩子就會覺得特別受傷，特別難過。雖然大人也有大人的苦衷，可是往往都只是藉口。

其實每一個大人也都曾經是小孩，可是為甚麼大人們好像常常都忘記自己也曾經是小孩，內心也漸漸被腐化了呢。這個片子希望喚起觀者心中沉睡的那一個小孩，找回曾經的熱情、勇氣。保持一份童心，那不是幼稚，是憑著一份執著去守護我們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

小孩子都是愛幻想的，總有很多奇怪的瘋狂的想法。片中穿插了很多動畫、童話故事以及一號讀的書中對異次元等奇怪事物的描寫。一是給觀眾熟悉的親切感，二是強調兒童的視點，在兒童的世界裡甚麼樣的事都有可能發生，小小的腦子充滿了奇異多彩的想法。就算再艱苦困難的童年，都是詩意的。閣樓裡吹風扇，那紛飛的羽毛，就像輕盈柔軟的夢，但隨著阿嬤的一聲尖叫，夢就被打破了，這就是現實。陽光照著落滿地的羽毛，

那麼美麗，導演給了這個鏡頭很長的時間，像是表達對童年那曾經像羽毛般單純潔白的美好的無限留戀。

可是終究我們還是要無奈地告別那些美好。片裡一直重複「媽媽拜拜，阿嬤拜拜，妹妹拜拜……」。雖然大人的世界是那麼不完美，他們都討厭大人，可是卻都又急於長大。沒有一號的陪伴，大概童年也沒有甚麼好留戀的，二號自己去實現和一號曾經一起做的約定，去那個海邊的遊樂場，滑那個神秘滑道，夠一百次就能去異次元，變大人。做小孩子太無奈了，大人總是騙小孩，所以他變大人，而且變成大人一號就能回來了。曾經的我們也是那麼迫切的想要長大，可是變大人容易，要再變回小孩子就困難了。結尾的動畫，二號在滑道的樓梯上不停向上奔跑，而上面不停有東西崩落下來，象徵我們在成長的道路上，很多美好的東西不停地崩壞，我們在經歷這種辛苦和疼痛才得以成長。

街角的鞋店讓我想到近兩年另一部也是反應底層生活的童年時光的片子《歲月神偷》。《囧男孩》的故事雖然很瑣碎，卻有一種瑣碎的真實，兩個小男孩的處境並不見得比大耳牛好多少，但這部影片沒有像《歲月神偷》那樣往悲情裡發展，卻有一種擊中人心的力量和心酸，我覺得這個片子比《歲月神偷》更能貼近小孩子的視角。

結尾在漆黑的隧道裡穿行的鏡頭與開頭呼應，方向是相反的，仿佛從一個深深的回憶裡走出來，然後回到現實裡的成人世界。二號已經長大了，成了在滑道頂端工作的遊樂園員工，通過那個異次元的暗號認出了疑似「一號」的兒子，他把手做成圈放在眼前往遠處看，似乎又看到了昔日的玩伴。